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桃花女陰陽鬥傳 第二回 通神卜判斷無差 驗先天死生有數

再說周公判畢，將紙遞與土豪一看，上寫著：欺心想奪青春口，怎知早已機關露？
明日三更歡會時，兩個屍骸分四處。

周公道：「此女之夫已經盜你的財帛，買通了人。明日他的妻子與你相會之時，必然拿住，雙雙殺死。你今求孤救你，你必須要對那婦人絕滅了色心，改為善念，上天自然佑你，逢凶化吉。孤今給你個應驗：你到今晚三更時候出門，東走三十里，見有一盞燈掛在門前，你叫門進去，必然對頭見面。你可請他到家飲酒，有人開解，自然明朝無事了。」土豪聞言，忙叩頭拜謝，出了大門，往外飛跑。眾人見他滿頭臉是汗，跑將起來，一眾連忙哄擁上前，攔住問道：「占的靈也不靈？」這土豪不及回言，推開了眾人，大言道：「果真是，果真靈得很也！」言間，一陣煙跑了。

這軍漢又已至桌案邊，也依命暗暗祝告一番。周公也判了幾句言語，遞與那軍漢。只見上寫著：
得人十吊錢，妄想去捉奸。
無義財休取，恐怕惹情牽。

當下週公隨叫道：「軍士，你可是昨日有人助你幾十吊，明日叫你三更去與他捉奸，捉奸之後也謝你銅錢十吊。可是問這件事麼？」那軍漢一聞此言，唬得只是叩頭，道：「公爺真是個刊活神仙也！小人實是為此事而來。」周公笑道：「你休取這宗財帛，你若幫那人捉奸，捉住了姦夫，其恨已消了，那肯將錢來謝你？倘捉不著姦夫，他又豈肯白送錢財與你用？孤今指條路給你走：你只管去與那人相會，相會過之人，你將我這卦兒拿出來與他們看，自然有人送你的青錢十吊。從此後休生妄想，方免遭厲害也。」軍士聽了，忙叩頭道：「但得公爺這等指明吩咐，小人從此斷不敢枉想了！」當時叩別出來，也不肯對人說知其事，只言道幾句：「真靈，真神仙也！你列位有不信的，只管去試試。」忙忙離了卜市，飛跑的去。

誰知土豪與軍士皆道周公之言真靈，及至會面，兩人走的是一路：叫軍士捉奸的，就是土豪的家人。今夜會面，俱覺大驚大喜，深信周公斷卦如神。土豪把眾人邀回家中，軍士相幫替他二人開解，又拿出周公的判帖來與眾人看，方才把這冤結解開了。土豪又送軍士青錢十吊。

只西這兩件事傳了出來，把個朝歌城講到了，有疑難的事都來求判，把一個卜市擠的不可開交。真是判一個准一個，判四個准兩雙。日日算完了十卦，竟把門關了，也不管外頭還有人算不算。把個彭剪喜得個不亦樂乎——一日三錢銀子，風雨不阻。他又無兒無女，只是隻身。每日一早，就卜完了十卦。他把招牌收下，放好了，即往街坊上酒店吃酒，必要將三錢銀子用完，方才回府中，若吃不完完，他就將餘銀給與那些來往貧人。日來月往，半年有餘。怎知美中不足，眼前就要弄出一段事來。列公，聽我細講。

這朝歌城裡有一個石寡婦，丈夫早年死了，止有一子，名映石宗輔。因家道貧寒，積下了幾兩銀子，叫兒子到孟津去做些買賣。隨行之時，母子們約定，三個月之內回來。誰知一去半年，並無音信。石婆子每日思兒想子，終日倚門盼望，日復一日，並無些影兒，便去求神問卜，終是虛文，心中煩悶不過。那日在家門首上立著，聽得過往人說：「周公在棲雲裡賣卜，靈應非凡。只是卦資過高，要白銀一兩三分！」就打動了他的心事，想：「我何不去問問看？」隨向鄰舍借貸得一兩三分銀子，起一個黑早，梳洗了，食過點心，用烏綾兒紮了頭，倒扣了門，便往周公卜市而來。

一到卜市，恰正天亮。湊巧彭剪方開門出來，掛招牌打掃。石婆子認得彭剪，便叫聲：「彭老爺，公爺可出來否？」彭剪聞言，抬頭一看，認得石婆子是昔同里鄰居之人，便叫道：「老嫂，你黑早到來，必定有事。要卜卦麼？」石婆子聞言，垂淚道：「正是。只因老寡婦之子石宗輔出外經商，在家時原說約定三個月內就回來的。至今半年了，並無音信回，老身放心不下，無奈借貸了一兩零三分白銀，求公爺卜一卦看，看他在外安樂否，或生或死，老身也免常時牽腸掛肚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把銀子遞與彭剪。那彭剪接了，道：「老嫂放心！吉人天相，令郎在外無事，或者因身耽擱了，亦未可知。你為老母，既是放心不下，要卜一卦，我就帶你進去罷。」言畢，便與婆子一同進去內堂上。

石婆子抬頭一看，只見當中擺開一張桌子，上放著文房四寶，卦筒、香案等類，中間坐著一位公爺，只見他生得氣象與人迥異。好威儀！但見：

頭紮三梁冠，八寶攢身；穿著皂羅袍，上繡蟒龍。

面如鍋底黑又亮，目如星星起毫光。端坐上面排八卦，賽過靈仙一位神。

當下石婆子看見周公的儀表，不由不得就跪將下去。周公在坐上見外面進了一個老婦人，面帶憂容，忙忙的進來，一至當中，跪下地中央，他就有些不悅。這是為何？只因正早起登坐時，卜了一卦，見陰煞過旺，正欲叫彭剪來吩咐：今日不許接婦人的卦資。不期頭一個就是帶進一個婦人來，不免面上有不悅之容，即道：「你且起來。」隨又問彭剪：「你今日為何不先稟明，就帶人進來卜卦？」彭剪道：「這是石杜之妻賈氏。其丈夫在日，與彭剪有一面之交。今日他來問他的兒子歸期，故此未曾稟。」石婆子聞言，帶淚說道：「老婦人只因兒子石宗輔在外經商，半年不回，老身只有此子，如今在外不知生死，心頭發忿，不遵往例，自知有錯，只求公爺海宥憐恤！」周公聞言點頭道：「也罷。你是問行人的麼？待孤與你卜一卦看看。」隨取卦筒晃了兩晃，起成一卦，把子午卯酉推算了一回，望著石婆子歎氣道：「孤若此不明言，豈不叫你白白盼望？你兒子今夜三更，就要命盡無常了！」

石婆子聞言，唬了一驚，即道：「公爺！我問你幾時動身歸來，如何說他即死？」周公道：「孤這卦接著先天的陰陽，後天的八卦，分釐毫末事俱在上面，何況關係你兒子的性命？你兒子起身是起身了，你母子要見面，只怕一萬不能！」石婆子便大哭道：「我兒今夜即死了，卻死在何方？是得何病而死？」周公道：「孤算你兒子今夜三更壓死在破窰之內。」石婆子見周公說的話如見一般，心中倍加悽慘起來，不住的叩頭，只求公爺救救他的兒子。周公無奈道：「你且把兒子的八字、生辰報來，待孤與他看看流年如何？」石婆子忙把兒子的八字說上來——是十二月十八丑時生的，今年已是十四歲。周公聽了，把卦盒收了，再把石宗輔的八字排開一看，只叫一聲：「苦呀！兇神當頭，白虎守命，就是神仙也難過此門！命內一點救星也沒有。奈何？石婆子，你今收拾此心，不要想念他。」正是：

閻王注定三更死，誰敢留人到五更！

當下石婆子見周公說出不能救他的兒子，無奈放聲大哭，切切悽慘出了卜市門，往自己家中而去。